



随笔

母亲的酱油炒饭

王祥夫 文/图

南方与北方不同,说到吃饭,北方人常说“今天吃米饭”,或者是“今天吃馒头”,或者是“今天吃面条”。北方人的吃饭也不过此三种。饺子和包子当然也吃,油饼和油条也吃,但不会经常吃。而在南方却很少听到有人说吃米饭,对南方人而言吃饭当然就是吃米饭。四五十年前,在北方工作的南方人有一项特殊待遇,那就是每个月粮店都会给他们多供应两斤大米。

说起吃米饭的事,我便想起母亲做米饭,总是先把大米淘好后下锅,水开后稍煮便把米捞出来放到笼屉里去

蒸,锅中米汤里如果少留些米在里边多煮煮就是一锅好粥,如果把米全部捞干净,留下来的米汤也不错。这样的做法好在有稀有干,不像现在,做什么都用高压锅,高压锅做的米饭不怎么好吃,总是黏到一起。如果是晚上吃米饭,母亲会多做些,剩下的米饭盛在一个带盖子的小木桶里。母亲是家中起得最早的人,一早起来就做早饭,前一天晚上剩下的米饭,或是用来做炒饭,或是用来做萝卜丝余饭,都好。现在的炒饭总会有鸡蛋在里边,过去的鸡蛋不是随便就能吃到的,母亲便

把剩下的米饭做成酱油炒饭。酱油炒饭真的很好吃,前不久我坐飞机从上海回来,飞机上的餐盒一打开就觉得亲切,居然是酱油炒饭,我把它吃得干干净净。

我想起了母亲做的酱油炒饭,锅里先放一些猪油,油热后放葱花,葱花炒出香味再把米饭放进去,上笼蒸过的米饭是松爽的,这样的酱油炒饭真是朴素也真是香。如果不是吃炒饭,那么母亲便会把前一晚剩下的米饭给我们做余饭,照例是锅里先下猪油,再下葱花炒出香味,然后再下切好的白萝卜丝,炒几炒,然后“哗”的一声把水倒在锅里,把剩米饭再放进去,这样的余饭也很香。母亲去世多年了,我至今还保留着她用过的蒸笼和锅,还有那个老木头饭桶。我想我应该把它们再拿出来,再做一做那种先煮后蒸有干有稀的米饭,晚上多做一点,第二天的早饭就吃酱油炒饭。

记忆

松鼠烟缸

昊然

父亲喜欢抽烟,经常摆在茶几上的是一只旧的松鼠烟缸。我曾给他买过好些造型新颖、材质亦佳的烟缸,却不知为何他对这只旧烟缸情有独钟。

这只烟缸是上世纪70年代灵石县南关陶瓷厂生产的,是当时在该厂工作的表兄送给父亲的。那时我尚年幼,对陶瓷工艺一窍不通,倒是觉得它十分可爱。烟缸通体为棕色,一只两手正抱着食物咀嚼的小松鼠坐在烟缸边上,尾巴自然翘起,形象栩栩如生。松鼠在家乡太岳山区是常见的小动物,经常出没于林间草丛,俗称“毛毛猪”。设计者把这众人喜欢的小生灵与家庭日常用品烟缸融为一体,构思确实很奇妙。

一次表兄来我家时,我无意中谈及烟缸。表兄讲,这种陶器先由设计师设计出图样,再做出模型,之后注浆、上釉,最后入窑经高温烧制,出窑后即为成品。他们厂生产的这种陶器在广交会上一炮打响,订货者络绎不绝。

这时,父亲插话了:“到底是力群设计的,出手不凡,独树一帜,精品啊!”我一头雾水,惊诧地问:“力群是谁?”

“力群是咱灵石走出去的大画家、老革命,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,我在仁义中学教书时力群去过学校,平易近人,谈笑风生,没有一点大艺术家的派头……”平日不苟言笑的父亲显得话多了起来。

从此,力群这个名字便深深地镌刻在了我的心灵深处。

参加工作后,特别是调到县委通讯组从事新闻报道后,开始逐渐对力群先生的革命经历和艺术生涯有所了解,也逐渐喜欢上了他的版画作品,真切地感受到他是当之无愧的艺术大师,他的作品犹如“刻在木板上的抒情诗”,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。同时,我也非常喜欢先生写的散文,《马兰花》《我的乐园》《老槐》《官道的故事》《儿时的灯影戏》……一篇篇情景交融、感情真挚、洋溢着旺盛生命活力的文章,读来是那么自然流畅,亲切感人,如同仁义河水那样清澈透明,甜美润脾,使人不忍释卷。由此,我也就越来越懂得了父亲对那只松鼠烟缸情有独钟的缘故。

松鼠烟缸伴随着父亲度过了20多个春秋。父母相继病逝后,我们兄妹在整理遗物时,这只松鼠烟缸连同几件家具一并送给亲戚了。之后每每想起,就会感到懊悔。

后来,根据组织安排,我从县里调到南关镇任职,曾特意去陶瓷厂寻觅当年生产的同款松鼠烟缸,年轻的厂长陪我在仓库里找了又找,终无所获。

力群先生仙逝后,我有几次夜里梦见那只松鼠烟缸。醒来后想,不知那只松鼠烟缸如今下落如何,还有多少人知道这件艺术品的来历和它背后的故事。

清晨再次捧读《力群文集》,里面收录有一幅题为《林间》的版画作品,画面上活泼可爱的小松鼠正穿行在密密的丛林里。掩卷思。

多年前游大同,从北京自驾前往,翻山越岭,穿过多条漫长山中隧道,恰逢假期,时不时堵在隧道中几十分钟动弹不得,所以觉得大同很远。再加上当时云冈石窟人满为患,悬空寺旁的公路寸步难行,留下的观感,不过是走马观花。

今年赶在“五一”假期前,千里走“淡季”,再赴大同,因为途经河北怀来鸡鸣驿短暂停留,因此绕开了满是隧道的高速,到达大同时竟无一处隧道,一时间竟误以为此大同非彼大同。订了城墙根的民宿,价格实惠,再去云冈石窟、华严寺、善化寺等地,游客人数适中,顿觉游览体验升级,也有了一番可以重新认识大同的感慨。

第一站拜访的是华严寺。此前虽已遍访全国诸多寺庙,但走进华严寺,还是产生了一点“异样”的感觉。“异样”在此是褒义词,与其他北方或南方的寺庙相比,华严寺名字由来,虽依据《华严经》而立的华严宗,但拆解来看,其华丽与庄严也完全成立,并且它带有强烈的个性符号,在殿宇建造、阶梯设计、视野观感方面,都有陌生与新鲜气息,不愧为辽代寺院之代表。

上次去云冈石窟时,因为游客摩肩接踵,除了户外露天大佛得以长时间以眼神膜拜之外,其他洞窟要么被人群推搡着匆匆而过,要么干脆不得进入,只能站在窟口向内打探一眼。

这次就不一样了,得益于游客不多的缘故,可以深入每个洞窟,有足够的时间环顾四周,与佛像对视,眼神黏连于精美的壁画,赞叹舶来的印度、中西亚艺术元素,沉迷于希腊、罗马元素的异域审美……同行的朋友,不能免俗地将云冈石窟与敦煌莫高窟相比,得到的结论是,论壁画,敦煌第一,论雕像,还得看云冈。

邀请的云冈石窟金牌讲解员,除了对石窟文化进行了精到的讲解外,还时常“跑题”,与我

们就大同乃至云冈石窟的历史、宗教与政治,进行了探讨。

法华寺是这次旅行计划外的临时安排,起因是被导航导到了寺外路边的一家美食店,去吃著名的烧麦与刀削面。午饭之后,看见法华寺就在旁边,于是扫码登记,申领了免费的门票进入游览。

大同的寺庙,有一个共同的特点,就是会在入门处,简明扼要地说明,寺内哪些建筑是原有的,哪些是后建的,坦坦荡荡,毫无遮拦。法华寺的参观说明第一句就表明,寺内仅有法华塔是真迹,这座塔始建于元末明初,是大同市现存唯一一座覆钵式琉璃喇嘛塔,因塔内存有一部《法华经》而得名。我们绕塔而行,正反各一次,又在不远处的连椅上小坐远观,赞叹着因为这一座塔,法华寺这一趟便不虚此行。

善化寺带来意外的震撼。这也是座免费参观的寺庙,但其规模与气概,不亚于华严寺,尤其是大雄宝殿,是这趟大同行我个人感觉最具辽代原汁原味、毫无修缮痕迹的建筑,其单体面积之开阔,殿内塑像摆放之特别、姿态之丰富,壁画之生动,都让人难以挪开视线。

大同市博物馆是离开前参观的最后一处,值得一提的是,大同将五处由世界级建筑大师设计的场馆,集中在了一处,分别是大同博物馆、图书馆、体育场、大剧院和美术馆。如果说在大同其他地方随处可见传统建筑之美,那么这五个场馆的集中地,则尽显现代建筑设计之前沿与先锋。

大同博物馆藏品之丰富与密集,完全不亚于省级博物馆的规模与水平。每一次转身,所看到的藏品,都在刷新着我对博物馆馆藏的一贯认知,说它是最具视觉与文化心理冲击的博物馆之一并不为过。

这次游览大同,深感山西是文物大省,大同更是文物宝地。也许是因为藏品丰富,有些珍宝级文物甚至以堆积的形式呈现在游客面前。还有一个深刻印象是,大同各文物场馆,极少有管理者、保安干预游客,警告游客不要拍照、不要开闪光灯,大多数时候,根本看不见穿制服的安保人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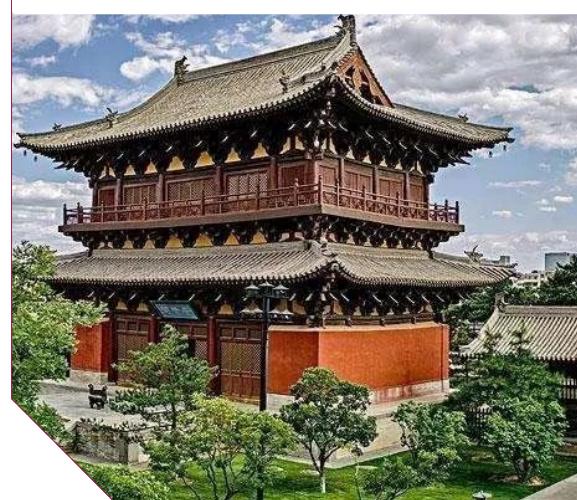
或许正因为如此,在大同,游客可以更近距离地接触文物,感受历史与文化的气息。

白天来不及思考,夜里,睡在大同,想到王朝、宗教、世俗等方面的话题,时而心思悠长,时而心境澄明。大同提供了这样一个情境,让人可以借助某个现实场景,以当代人的身份,去体验时间长河的深度和历史的温度。

想起在大同的三天两夜,眼睛所看到的一切,有些已经开始有淡忘的趋势,但唯有大同第二夜登上城墙后看到的月亮,仿佛已永恒地映入脑海。这是农历中旬最为明亮的月亮,明晃晃地悬于古城上空,光芒洒遍所有的街道。这一幕,胜过了所有看过的古迹,要论远古,还有什么比月亮更古老呢?这座曾为北魏帝都的城市,在月光下永远年轻。

月光下的大同

韩浩月



大同华严寺

图片来源:百度网